

廊桥遗梦

[美]R·J·沃勒 著

廊桥遗梦

附情人

(全译本)

跃进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廊桥遗梦/[美]R.J.沃勒著;跃进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8

ISBN 7-5387-1103-1

I.廊… II.①沃…②跃… III.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137 号

廊桥遗梦

作 者:R.J.沃勒

责任编辑:于 海

责任校对:丁 丹

装帧设计:徐 净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03-1/I·1061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廊桥遗梦

开 篇	1
罗伯特·金凯	8
弗朗西丝卡	24
古老的夜晚,远方的音乐	66
星期二的桥	79
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	105
大路和远游客	124
灰 烬	141
弗朗西丝卡的信	161

情 人

开 篇

从开满蝴蝶花的草丛中，从千百条乡间道路的尘埃中，常有关不住的歌声飞出来。本故事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九年的一个秋日，下午晚些时候，我正坐在书桌前注视着眼前电脑荧屏上闪烁的光标，电话铃响了。

线路那一头讲话人是一个原籍依阿华州名叫迈可·约翰逊的人。现在他住在佛罗里达，说是依阿华的一个朋友送过他一本我写的书，他看了，他妹妹卡洛琳也看了这本书，他们现在有一个故事，想必我会感兴趣。他讲话很谨慎，对故事内容守口如瓶，只说他和卡洛琳愿意到依阿华来同

我面谈。

他们竟然准备为此费这么大劲，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尽管我一向对这类故事的事是抱怀疑态度的。于是我同意下星期在得梅因见他们。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假日旅馆中寒暄过后，尴尬的局面缓和下来，他们两人坐在我对面，窗外夜幕渐渐降临，正下着小雪。

他们让我作出承诺：假如我决定不写这故事，那就绝对不把一九六五年在麦迪逊县发生的事以及以后二十四年中发生的与此无关的任何情节透露出去。行，这是合理的要求。毕竟这故事是属于他们的，不是我的。

于是我就注意倾听，全神贯注地听，也问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只管讲，不断地讲下去，卡洛琳几次不加掩饰地哭了。迈可则强忍住泪。他们给我一些文件、杂志剪页和他们的母亲弗朗西丝卡的一部日记。

客房服务员进来又进去，一遍一遍添咖啡。随着他们的叙述我开始看到一些形象，先得有形象，言语才会出来。然后我开始听到言语，开始

看见这些言语写在纸上。大约到半夜刚过的时分，我答应把这故事写下来——或者至少试试看。

他们下决心把这故事公之于众，对他们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况很微妙，事关他们的母亲，也触及他们的父亲。迈可和卡洛琳承认，把故事讲出来很可能引起一些粗俗的闲言碎语，并且使理查德与弗朗西丝卡·约翰逊夫妇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遭到无情的贬低。

但是在当今这个千金之诺随意打破、爱情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世界上，他们认为这个不寻常的故事还是值得讲出来的。我当时就相信这一点，现在更加坚信不疑，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在我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又要求会见过三次迈可和卡洛琳。每次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到依阿华来，因为他们切望这个故事能得到准确的叙述。有时我们只是谈，有时我们缓缓驱车上路，由他们指给我看那些在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场所。

除了迈可和卡洛琳的帮助之外，我以下要讲的故事的依据是：弗朗西丝卡·约翰逊的日记、在美国西北地区，特别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贝灵

汉作的调查、在依阿华州麦迪逊县悄悄地进行的寻访，从罗伯特·金凯的摄影文章中收集到的情况。各杂志编辑提供的帮助、摄影胶卷和器材制造商提供的细节，还有同金凯的故乡俄亥俄州巴恩斯维尔的老人们意味隽永的长谈——他们还记得金凯的童年。

尽管做了大量调查，还是有许多空白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些想象力，不过只是在我作出合理的判断时才这么做。这判断力来自我通过调查研究对金凯与弗朗西丝卡的深刻了解。我确信我对实际发生的事已了解得差不多。

有一个空白点是关于金凯横穿美国北部的一些旅行的详情。根据随后陆续发行的一系列摄影图片、弗朗西丝卡日记中简短的提及以及他本人给一个杂志编辑的亲笔短笺，我们知道他确实作了这次旅行。以这些材料为线索，我沿着我认为是金凯一九六五年八月从贝灵汉到麦迪逊县的路线作了一次旅行，在行程终了时，我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变成了罗伯特·金凯。

不过，想要抓住金凯其人的本质，还是我写

作和研究中最大的难题。他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有时好像很普通，有时又虚无缥缈，甚至像个幽灵。他的作品表现出精美绝伦的专业修养。然而他把自己看成一种在一个日益醉心于组织化的世界中正在被淘汰的稀有雄性动物。他有一次谈到他头脑中时光的“残酷的哀号”。弗朗西丝卡形容他生活在“一个奇异的、鬼魂出没的、远在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种起源之前的世界里。”

还有两个吸引人的问题没有答案：第一、我们无法确定金凯的摄影集的下落。从他的工作性质来看，一定有成千上万帧照片，却从来没有找到。我们猜想——而这是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一致的——他在临死前都给销毁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期的生活。能得到的情况极少。我们只知道他这几年在西雅图靠肖像摄影勉强维持生活，并且继续不断地拍摄皮吉特海峡。此外就一无所知。有一点有意思的是，所有社会保险部门和退伍军人机构寄给他的信都有他的笔迹写的“退回

寄信人”，给退了回去。

准备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使我的思想方法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我对人际关系可能达到的境界所抱有的愤世观。通过我的调查研究结识了弗朗西丝卡·约翰逊和罗伯特·金凯之后，我发现人际关系的界限还可以比我原以为的更加拓展。也许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会有同样的体验。

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个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上，我们的知觉都已生了硬痂，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之中。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放故多情的标签，这就使我们难以进入那种柔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理解弗朗西丝卡·约翰逊和罗伯特·金凯的故事所必需的。我知道我自己最初在能够动笔之前就有这种倾向。

不过，如果你在读下去的时候能如诗人柯尔律治所说，暂时收起你的不信，那么我肯定你会感受到与我同样的体验。在你冷漠的心房里，你

也许竟然会和弗朗西丝卡一样，发现又有了能跳舞的天地。

罗 伯 特 · 金 凯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早晨，罗伯特·金凯锁上了他在华盛顿州贝灵汉的一所杂乱无章的房子里三层楼上一套两居室公寓的门，拎着一个装满了照相器材的背包和一只衣箱走下楼梯。穿过通向后门的过道，他那辆旧雪佛莱小卡车就停在住户专用的停车场上。车里已经有另一只背包、一个中型的冷藏箱、两套三脚架、好几条骆驼牌香烟、一个保暖瓶和一袋水果。车厢里有一只吉他琴匣。金凯把旅行袋放在座位上，把冷藏箱和三脚架放在地上。他爬进车厢，把吉他琴匣和衣箱挤到一角，把它们跟旁边一个备用车胎系在一起，用一

条长帆布绳把衣箱琴匣和车胎紧紧捆牢，在旧车胎下塞进了一块黑色防雨布。

他坐进驾驶盘后面，点起一支骆驼牌香烟，心里默默清点一遍：二百卷各种胶卷——多数是柯达彩卷、三脚架、冷藏箱、三架照相机、五个镜头、牛仔裤、咔叽布短裤、衬衫、照相背心。行了。其他东西如果忘了带，他都可以在路上买。

金凯穿着褪色的莱维牌裤子、磨损了的野地靴、一件咔叽布衬衫、桔黄色背带，在宽宽的皮腰带上挂着一把带刀鞘的瑞士刀。

他看看表，八点十七分。第二次端火时卡车开始发动，他倒车、换档，在雾蒙蒙的阳光下缓缓驶出小巷。他穿过贝灵汉

的街道，在华盛顿州第十一号公路上向南驶去，沿着皮吉特海岸线走了几英里，然后刚好在第二十号美国国家公路相交之前顺着公路向东转。

现在他朝着太阳驶去，开始了穿越喀斯喀特山脉的漫长而曲折的路程。他爱这国土，从容不迫地走着，不时停下来作一点笔记，记下将来可能值得再来的地点，或者拍下一些他称之为“记

忆快相”的照片。这些照片的目的是提醒他有些地方他可能还想重游，作更认真的采访。傍晚时分他在斯波坎地方向北转走上美国第二号国家公路，这条公路可以穿过美国北部一半路程到达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

他一生中曾千百次私心窃望有一条狗，或许是一条金色的猎狗，可以伴他作这样的旅行并且在家里同他作伴。但是他经常外出，多数是到国外，这对狗说来太不公平。不过他总是想着这件事。再过几年，他就要老了，不能再做这种艰苦的野外作业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弄一条狗来，”他向车窗外排排退去的绿树说道。

这样的驱车旅行总是使他陷入沉思状态。想到狗也是其中一部分。罗伯特·金凯真是名符其实的孑然一身——他是独生子，父母双亡，有几个远亲久已互相失去联系，没有亲密的朋友。

他知道贝灵汉街角市场老板和他购买照相器材的那家商店的老板的名字。他还同几家杂志编辑有着正式的业务关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他熟悉的人，人家也不熟悉他。普通人很难和吉普

赛人交朋友，他有点像吉普赛人。

他想到玛丽安。她同他结婚五年之后于九年前离开了他。

他现已五十二岁，那她就是刚好不到四十岁。玛丽安梦想成为音乐家，做一名民歌手。她会唱所有韦弗作的歌曲，在西雅图的咖啡馆里唱得很不错。往日里，他在家的时候常驱车把她送到爵士乐演奏会上，坐在听众席里听她唱。

他长期外出——有时一去两三个月——使婚姻生活很艰难，这点他知道。当初他们决定结婚时，她是知道他的工作的，他们隐隐约约地觉得可以设法处理好。结果不行。一次他从冰岛摄影回来，她不在了。纸条上写着：“罗伯特，没能成功。我把和弦吉他留给你。保持关系。”

他没和她保持联系，她也没有。一年之后离婚协议书寄到，他签了字，第二天就乘上一班飞机到澳大利亚去了。她除了要自由之外，什么要求也没提。

深夜他到达蒙大拿州的卡列斯佩尔，在那里过夜。“惬意施舍”看上去不贵，也的确不贵。他

把他的装备带进一间房间，有两座台灯，其中一座灯泡烧坏了。他躺在床上读《非州的青山》，喝一杯啤酒，能闻出当地造纸厂的味道。早晨起来跑步四十分钟，做五十个俯卧撑，把相机当作小举重器完成日常锻炼的功课。

他驶过蒙大拿的山顶进入北达科他州，那光秃秃的平原对他说来和群山、大海一样引人入胜。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朴实无华的美，他几次驻足，架起三脚架，拍摄了一些农家房屋的黑白照片。这里的景物特别迎合他的几何线条艺术的口味。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使人有压抑感，其原因人人皆知而又无人理会。不过这类保留地在华盛顿西北部或其他任何他见过的地方都不比这里的好多少。

八月十四日早晨，离开德卢斯两小时之后，他插向东北，上了一条通向希宾和那些铁矿山的后路。空气中红色尘土飞扬，那里有专为把矿砂运上苏必利尔湖双港的货船而设计的巨大的机器和火车。他花了一下午时间巡视希宾，觉得不喜欢那个地方，尽管这里出了个鲍勃·齐默曼·迪伦。

他唯一喜欢过的迪伦的歌是《北方来的姑娘》。他会弹唱这支歌，他离开这到处挖着巨大的红土坑的地方时哼着这首歌词。玛丽安教给他几种和弦和弹奏一些基本的琶音来为自己伴奏。有一次在亚马逊河谷某处一家名叫麦克劳伊的酒吧中他对一个醉醺醺的轮船驾驶员说，“她留给我的比我留给她的要多。”这倒是事实。

苏必利尔国家森林风光宜人，的确很宜人。是当年皮货行脚商之乡。他年轻的时候曾希望行脚商的时代没有过去，那他就也可以成为一名行脚商。他驶过草原，看见三只麋鹿、一只红狐狸，还有许多鹿。他在一汪池水边停下来，拍摄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枝在水中的倒影，拍完之后，坐在卡车的踏脚板上喝咖啡，吸一支骆驼牌香烟，聆听白桦树间的风声。

“有个伴儿多好，一个女人，”他看着吐出的香烟吹向地面，心里这样想，“人老了就陷入这种思想状态。”但是他这样年年在在外，留在家里的人太苦了，这点他已有体会。

他留在贝灵汉家中的时间里，间或同一家西